

一家六位侨联常委、两位政协常委

——记归侨赵天助家族的故事(一)

赵天助（1884-1960） 厦门市侨联常委

赵启泰（长子） 厦门市政协常委、福建省及厦门市侨联常委、华侨大学校董

赵启霖（三子） 福建省人大代表、厦门市侨联常委、副主席

赵启安（六子） 厦门大学侨联副主席、主席

陈裕秀（儿媳） 福建省政协常委、厦门市侨联常委、厦门大学侨联主席

赵天助家族的故事，是一个典型的归侨家庭的故事。且听赵启安讲述家族数代人从家乡到南洋，新中国成立后向往崭新的生活，从南洋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，历

经风雨彩虹，而今过着安稳晚年，儿孙学业有成的变迁故事。

赵氏家族约在宋朝从河南迁到福建省漳浦县。在他们老祖宗的墓碑上，刻着“金浦”两个大字，提醒着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来处。康熙年间迁居厦门，先辈们的墓地曾在厦门港、万寿山等地，因着城市发展，又都迁移到薛岭公墓。这个历程，和许多老厦门人经历的相似。

赵启安的曾祖父那一代就开始出洋了，大约是在18世纪中叶。那个时代闽南华侨告别家乡下南洋，就是赌上了性命。可是家乡的贫瘠、家人的生计和南下南洋的风潮，还是令

壮年男子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航程。赵启安的曾祖父不幸在海上遇难，留下家中老小愈发艰难地度日。

赵启安的祖父长大后，踏着前辈的足迹出发，他的目的地是新加坡。可是在彼岸，他所能做的只是苦力，还是穷，没有余钱寄回家乡赡养老小。

父亲赵天助

赵启安的父亲赵天助（1884-1960）3岁进入私塾读书，15岁因为家贫就去金纸厂做佣工。每天早上4点起床，5点上工，要一直做到晚上10点。这样的日子熬了四年。没有办法，家里有5口人需要吃饭穿衣。

1902年，赵天助和父辈一样下南洋，他到印尼泗水，在堂叔开的店里做店员。1938年，已经54岁的赵天助终于攒够了自己创业的资本，做起土特产生意。丁香、鱼干、水果、咖啡等，四处收购后再贩卖出去，从中赚些薄利。略有盈余后，赵天助非常开心，像绝大多数华侨一样，把自己舍不得花的钱汇回了家乡。

中间破产过一

次，他不以为然，重头再来。1941年，日军入侵印尼，迫不得已，赵天助一家十多人逃难到乡下，辛苦攒下的财物毁失殆尽。赵天助生性乐观，就是这样两次破产，他面如常色，夜里照样安然入眠。

1945年，日军战败撤退，赵天助一家回到了泗水。两手空空，但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诚信还在，这就是翻身的本钱。好朋友陈清安等找上门来，主动筹资交给赵天助：“这些钱你拿着，就算我们借你的，要是生意失败了，就不用还了”。之前的客户关系也都还保留着，数量、价格，说了就一定执行，信守承诺。得道者多助，自助者天助。赵天助1947年成立了泰兴有限公司，再加上儿子赵启泰、赵启霖和堂侄儿赵人庆都成了得力助手，公司年年盈利，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。

只是常年劳累使赵天助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。幸而大儿子赵启泰已可胜任托付，因而赵天助于1952年退休，到拉旺养老度假，赵启泰接过了公司生意。

这个时期，从祖

国、家乡不断传来消息：共产党执政了，变了天地呢。不时有老乡、朋友来访，他们有的已经回过中国了，描述起新社会的见闻，个个眸光闪闪。特别是亲家、赵启泰的岳父，他回过泉州晋江老家，连连感叹“不一样”。那时厦门与泗水之间有船通行，民众往来频繁。年近古稀的赵天助那颗思乡的心再也按捺不住了。1953年，他汇款回国，委托中国银行房产部购置居所，准备回国养老。

1954年7月1日，思乡心切的赵天助带着妻子和年龄较小的5个孩子，从泗水登上了回国的航船。他们经过新加坡、香港，再到深圳。又从广州坐上烧煤的汽车，经汕头到厦门，大概坐了3天的车。年过70岁的赵天助一路颠簸但也一路兴致勃勃。

在民主大厦的旅社里过渡了1个月，虎园路5号的房子装修好了，全家人开启了新的生活。每天早上五点，街巷里踢踢踏踏的木屐声频密起来，粪车慢悠悠地驶过，一边还召唤着。赵天助准时起床了，



赵天助等捐款购置的渔船